# 鶴泉文鈔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男鑽學長川校字

## 七夕紀夢

戚子成進士十年不得一官家計瀠倒曲突無烟五角六張百事迍邅質舌翕翕高欲刺天自以爲巧不如人以致然也孟秋七夕見隣之婦女汎庭除結綵縷薦酒設脯脩粉進果以乞巧於天孫曰是能拔人癡根瀹人靈府改鑿方心破除愚腑與之聰明錦簇花攢盡亦祈之於君有補戚子聞之欣然曰巧可乞乎於是亦市香紙點燭爲文侑飼以告旣拜竦立屏息以待天孫之賜萬籟宵寂月明露

墜悄焉寞焉不見神至遂倦而歸睡惟夕之八乃夢天孫聯車繡幄前導絳旛冉冉而下於雲端曰噫昔之夜覺予投詞憫予蹇滯哀予誠祈欲有以開予而會余奉帝命尋靈匹星馭翕欻而言不得盡於倉卒也今迴節河渚暫遊民間備言告予予其聽焉夫萬物之察察不如其汶汶萬事之昭昭不如其昏昏天下莫不利於拙而鈍於巧而何巧之乞云予以為巧不如人人貴而予賤人富而予貧舉止頑滯招否動昏而不知致此者乃正予之巧之因予之天機本來清妙博採羣籍深窺幾奧明無不燭隱無不照譜吾聞至人心通七竅而予已通其五六矣仰觀積氣蒼

蒼文元張弓覆蓋其名大員黃道赤道經緯星躔傾西旋右其理難言而予殫思妙協玉璇神鰲十五帝遺作柱蜿蜒三龍崑崙為始九州以外更有區宇章亥難步柏翳未紀咸在予胸眷列掌指九頭循蜚因提禪通爰自黃虞方午之中周秦以降因革靡同升降興廢孰究始終一一辨晰曠若發蒙評騭古人等第名字孰擅文章孰長道義倉晉人物睹為位置下迄土苴糞壤鼠肝蟲臂一草一木一花一卉皆察乎其理而竊乎其類予之窮天地明古今而兼悉乎人物盛衰之數得失之林非甚聰明其能至此乎故運予巧思軸轉不休窈默無際碧落可遊相彼泉心蓄

縮拘囚蚯蚓泥腹咸爲子羞縱子巧辨翻瀾倒峽開合縱橫風雨雜沓萬聲瘖啞有類箝夾非不欲談子結其舌奮子巧筆萬言立就爛若星辰輝若綺繡英咸既振鄭衛罷奏膚韋劣篇惟詭之覆若是者宜爲神之所忌鬼之所妬人之所疾物之所惡抑遏排擠使永沉於淵之底而不起以無致獨揚有其美故爲子計宜速閉爾聰塞爾靈皮子百史暇子六經泥沌其性蠢緇其形盲過邱明聾甚許丞冥冥默默與世無爭然後德損而福至能鄙而名興富可冀於猗頓貴可到乎公卿惟意所欲靡事不成而赫赫乎被天下之賢聲今子不自知巧之過猶孳孳求益其聰明

噫亦過矣抑子祈巧於余余又因而自悲今夫運靈軸轉神機抉漢分章霞蔚星煇挑神針之九孔成無縫之天衣固天下之所謂至巧也然而下謫河濱頻於牽牛瑤臺婉變與農鬼儔婚非其類長爲世姦余可謂賤矣營室之錢所命暫貸其數十萬未償厥債辛苦杼柚零落粉黛余可謂貧矣茫茫漢渚欲渡無梁西壖東堨萬古相望少會多離涕泗沾裳昨夕何夕此情寧忘余之遇抑可謂迍邅矣尤有甚焉下土之人好作言語謂余旣婚遂廢機杼兼誣太白竊窺侍女衞城夜逋五嶽搜取由是言之余不免謗而況於子哉嗚呼神人殊路憂喘則同凡以巧故尤悔之

叢巧爲巳祟毋寧不聽余言盡此子擇所從顧見雲駕飄搖返於神宮而戚子亦蘧然驚寤於夢中曰噫天孫教我矣微天孫言乃終身之夢夢追憶神語敬書一通書畢坐而嘆息東山俄聞乎晨鐘

## 紀妖寇王倫始末

王倫者白蓮教遺孽也先明末有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能迷惑人創此教自稱聞香教主愚民無不爲其煽誘天啟二年妖黨徐鴻儒亂山東爲巡撫趙彥所平

國朝有單縣人劉佐臣者創立五葷道修元教妄造五女傳道逆書分八卦收徒黨乾隆三十七年河南臨潁縣捕獲

妖賊王忠訊供教主劉省過即佐臣曾孫而忠即入卦黨之震卦省過忠並伏法蓋其來已久黨與甚衆又跡甚詭秘有司或未能遽察覺其不至煽亂者賴

國家法度嚴明篝火狐鳴之技有所畏而不敢逞也不二年乃有壽張人王倫之變倫居陽穀縣黨家店凶狡無賴以拳棒教授兖東諸邑陰用白蓮教誘人煉氣云煉氣可飢半月不死其法以十日不食爲小功八十一日不食爲大功倫每出輙弟子數十人從煉氣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所過勢張甚求無不應因妄尊大有不軌志用堂邑縣賊王經隆奸僧梵偉爲謀主詭言無生神母云今歲有四

十五日屠戮劫數隨我道可免遠近頗信之而堯偉復托妖夢為幻惑倫與其黨約以十月間數處起事會壽張知縣沈齊義聞倫逆謀練民壯欲捕之或泄其事倫遂於八月二十八夜率黨入城執齊義齊義罵賊死齊義浙江烏程人甲子舉人先知泗水旋補壽張賊入城令所親懷印走京師自衣冠出罵賊賊亂刀刺之其黨李士節胠其篋如寒士嘆曰好官用紅氈裹其尸置署後而經隆受倫劄亦以是日聚四百餘人焚張四孤庄往迎倫越四日破陽穀遂陷堂邑殺署縣陳枚枚全州人癸酉舉人到任甫六月聞變簡丁壯會汛弁楊兆相捕經隆家屬并其黨歸台婁賊怒攻城堂邑兵少不能支南門破與弟武舉元棟並為賊支解死所至迫脅民婦從行衆數千人賊魁紅帓首次以青若藍白行曰集集戰曰煞煞夜以所掠

牛車爲屯衞而已居中晨則擡老婦車上衣黃衣手作法以繩妓爲前鋒妄稱神女下降助陣鎗炮不得近人各念咒如云真空家鄉儞門弟子千手擋萬手遮青龍白虎來護哈你看是隔的近我看比千里還遠辭甚鄙俚而我

朝承平久綠營兵皆不習戰見賊如此狀先恇怯手振鎗不得施放放又違不中賊掩至馬步齊發喊走曰是果有神術難與敵賊以是益無忌方倫之進屯柳林杏園也倫自稱眞紫微星僞擡元帥宣行國公等官掠少婦爲妻鼓樂稱賀意陽陽自得甚遂亂運河犯臨清燒城門殺百姓無數城中守甚嚴賊起樓梯攻之數不利始退據舊城架橋

欲渡衛水而賊黨李萃褚文等別引衆趨德州恩縣甚游騎且入直隸界山東巡撫徐名績身督戰遇賊幾陷統兵官救之而免或云郎總兵惟一乃與河督姚名立德布政使國名泰連疏請京兵勦捕

上遣大學士舒名赫德額附拉左都御史阿統健銳火器二營兵東討更

命直督周名元禮布政使楊名景素會河南各鎮四面堵截防賊橫竄倫死黨不過百十人餘附從悉烏合及不得已而從者猝遇勁旅背濼碎火器一發血肉雨飛所作法與兕並不驗浮橋既焚賊黨入舊城倫自燒死生獲梵偉王經隆孟

象等一千七百八磔死京師其爲大兵斬馘及炮傷斃者
無算焉歷觀前史用妖妄煽惑成寇患者不一而足然如
黃巾張角等幾亡漢而明蒲臺妖婦之亂亦經數歲始平
未有寇起旬日破三縣勢甚猖獗而大兵一出曾不兩月
立即掃滅如是之速者非特京旅之雄良由
天子命將得人而當事者仰承
廟筭不敢不盡其力也而如倫者生昇平休養之世甘爲叛亂
不軌之民殺身亡家流毒遐近所謂無生神母傳授之術
安在耶豈果應四十五日劫運耶噫亦愚之甚矣是役也
守土之臣死事者沈齊義陳枚之外有陽穀縣丞劉希燾

廣東長樂人分駐阿城鎮典史方光祀漢川人姪義亦從死又有儒官吳璟福山人堂
邑訓導賊劫學署罵曰汝聞從古賊誰白頭烏蛇詎成龍
官兵即日來誅汝等汝速去賊遂殺之并及其姪文秀僕
王忠又陽穀教諭朱麟符受傷不死壽張訓導李昂支登
人與婦戚氏恐汙賊對縊東西房婦死而昂繩斷墜地門
斗郭有祥救之活
將弁趙福鑲紅旗人壽張營遊擊九月初三日隨堯鎮擊賊陽穀死城下楊兆
相滋陽人堂邑把總督兵二十七人守南門城破巷戰死其兄莘縣把總兆莘亦於陽穀遇害而館陶
武生王建基等能率民擊賊保坊里為官兵聲援皆可謂
知義者余時客曲阜所聞頗得實曲阜與陽穀隣縣風聲鶴唳訛言日至衍聖公
與在籍中書孔繼涑戶部主事孔繼涵翰林檢討孔廣森
前知曲阜縣事孔繼浩各派家丁助營兵城守余在孔氏東府亦與與謀議故知之最悉
因綜其事之始末記之以見邪教為禍拔
烈任地方者宜先時禁捕斷其根株而百姓生

聖世日月在光天化日之下萬毋戢於妖妄自取覆滅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曾城寓客戚某記

答蔣雲川書

標言辱書慰問并脊脊以某後嗣爲念追亡慮存情溢楮墨豈與他人同耶憶前兄在舍時尚未有子而某幸已有子能讀書特慮其性頑劣不習上耳兄謂俟年長當自改某亦置不爲意而獨爲兄抱伯道之憂曾不幾時兄詣郎玉立甚聰穎而亡子已在鬼録歲時拜祀後不見人感今思昔來書云云益增余痛也向所擱姬已如石田新買者仍孱軀善病後嗣之計遠望茫茫行年半百僅差其一日

月不居恐遂有忽諸之嘆矣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某之先世修德累行兄所知也計不善之積在某一身耳自念生平又不知何者實招天譴要爲有以致此不然禍不如是之慘也亡者都已不知而老妻幼媳日夕啼號嗟乎生者獨何以爲情哉頃年家計亦復銷落手足五人盡已分去雖無薛包之讓尚寡劉整之爭特米鹽凌雜宿所未更中年以後更須擬擬塵務亡子而在不令某如是也諭攻讀書者逃亦復何心然計獨此尚可消遣蓋在天者不可必在人者某又不能與爭黃昏風雨孤燈獨坐非藉一編恐悶悶欲死當其稍有得時亦用自

喜也昔人云窮愁著書蓋亦其計無復之耳豈能自必傳世設使某之所撰述後更不泯沒此即某之兒子矣尚慮之嗣哉濶別以來久未奉牋而函闕然不報兄知某有叔夜之嬾也遠道無可言各自努力而已

答友書

某頓首彌年不接徒於吳友處一聽釆風聲竟無寸紙徵疑人之聽知某老嬾十指鈍椎不便書也愛顧之隆不忘宿好至乃數千里外損辱嘉命備所以慰勸者愧謝何可言然暌隔久足下有未能知某心者足下以某成進士已十年選期即在明歲辛亥將來從仕似有一番事業可做

書來爲某賀此不然之事也足下亦知某今年年幾何哉
昔漢朱買臣謂妻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年四十九可相
待劉仁恭夢佛幢於手指飛出或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
幢之貴明劉珝李東陽入內閣劉儼中狀元年皆四十九
今某年與之齊矣猶株守蓬虆壯歲英華都已銷落安望
與時更有寸進素性剛直不堪掣肘近日州縣難做又足
下所親見也諭某本志應遂遁山林友猿鹿不復言仕進
事其將來不得不一出者徒以　老父存日教子甚殷冀
身歴

[illegible]家慶典備一
封誥為泉下榮稍盡人子之分若情意傲散終當為督郵見屈
辱棄此五斗而歸此在今未出時已預料之尚望久於其
位得少行吾生平之志哉人生亦孰不欲仕宦得意上之
於
國家有涓埃之補下之功德及於百姓顧此不唯其才亦命
實為之若求者不須論才即命可知矣試於浙凡三薦不
一售辛卯既售矣又以三場字跡少誤被貼出年三十三
始一捷北闈明年又被放至戌進士已三十九今又需次
十年舊時鄉會同捷諸友已有內之列侍從居言路外之

任藩臬二司者至爲道府不可勝數而某尚蹉佚著績求得一官終年坐三家村中爲童子師藉所得糊口家運不辰膝下一子去年又已化去往柳子厚年三十七耳其寄人書猶以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殷殷以嗣續之重爲慮况於某者年又過子厚歲星一周天筋力日衰齒牙脫落加有脚氣之疾略久立則骨中酸痛膝戰搖搖昔人所謂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每一念及子息如錐刺心計某此時唯日夜籲天祈神明驟佑祚使先人累葉忠厚俾某有子得終免伯道之痛斯私願已足至於一切未來功名事業尚欲縈心某雖愚騃不應不知命如此也

足下當盛年科名事又遂意此如海日初升扶桑正炎炎而上如某則西山餘照不待夸父逐之已漸陰漸下勢無再升騰之理不得與足下同論傳稱楊震五十始仕至太尉莊周言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四十九年之非某當勉自知之伯起之事古來無幾人不敢望不敢望恐終孤足下慰勸之意不勝靦䙰冀足下一知某心也京中風氣想亦如前學問進取願言努力諸事瑣瑣不足以云遇吳友幸一問訊某頓首

答金春圃書

春圃足下前日枉過見弟閉門鈔書手腕欲脫謂弟功名

已粗就不須更效舉子勤苦中年以後人尤不可過勞宜稍節讀書閒日晝來又言久視傷血多思慮則傷脾爲文傷命古人所戒謂當尋朋友置酒暢談平生以抒積懣否卽終日蕭散作林泉之遊不宜孳孳劬書不自愛惜此非足下至親見愛之厚肯爲此藥石之言乎弟於醫理亦畧有聞矣內經言五十肝氣始衰故視不明又言人五十陰氣之衰已過半今弟五十但欠一耳竊嘗自驗精力大不如前齒者骨之餘而弟齒落其七八矣髮者血之餘弟髮卽未皤而鬚已白其半矣人以穀爲本而弟日食不能一升稍過則腹果然氣不得運至半夜猶不敢寢日來又

似軍玉峯病腳氣雖三二里不能行動此宜息心調氣急急補養猶乃手一編咿哦不已思殫精著述角勝古人誠恐有傷性命如足下所慮顧足下謂弟既成進士即不須更讀書則非也夫所謂不須更讀者爲舉子業之書耳至於天人之理事物之故與夫聖賢經理天下及所以扶正道抑詭類表覈萬代之言豈以成進士未成進士而有讀有不讀孔氏之徒言仕而優則學則仕即優不廢學況弟雖成進士尚未仕哉且弟乃今始知學耳凡前所爲誦之於口披之於手而以其所得發而爲文者率不過揣聲繪影爲一時舉業計其於所當學如前云云者固十未得其

一二也而今乃悔讀之晚愈讀之愈有味性疏嬾憚與物接聞俗人言輒欲掩耳家遇坎坷獨居嘗鬱鬱無聊惟觀古人書神交古人於冥漠之中非特藉遣寥寂亦冀中稍開悟筆之於書可以俟後之識者足下謂成一進士即可垂名不朽乎抑不朽之故初不關進士不進士乎富貴如飄風易過念可久存惟此筆墨誠得與時有可自見聲名不泯卽樂不減於長生久視是以眊吾目瘁吾手勞費吾精神以白吾鬚鬢而心有所甚安於此而不知其爲病也近地無大林泉可遊者且遊必有濟勝之具而弟方有足疾步不能舉計遊之適曾不如讀書之暢吾志至乃言朋

友難之難矣朋好中可與言者無幾人即有亦多在遠類如王介甫所言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得常自餘邑里一二舊同社頭年以來大半荒棄所業齪齪為田宅兒女計既已不復向學便自覺非我族類厭與弟近往往有過門不入者又士久不相見當各有長進而相隔十年之外同輩中或尚以吳下阿蒙見待其甚者不自以己之廢學而見弟但自閉戶不復與人酒食徵逐謂弟見輕背後曉曉造作謗語凡今日之加揶揄於弟者皆弟舊日所謂朋友也足下更安所尋朋友以與弟暢談平生而抒積懣哉然則弟所以銷餘齒而度日夕者非仍讀古人書勉其所

嘗學而稍見之於文計將無所復出雖然精力有限自今亦當稍節以副足下眷眷見愛之意第以云全廢則未能恐無此更得鬱病也小妾服足下藥神氣勝往時倘遂獲全愈感謝非可言述某再拜白

## 答黃明府潤川書

經年始得書顧寒温外絶不及彼此居官事所言非學問著述即孜孜訪問人物用此見先生自命天下士而於僕亦不肯以塵俗吏相待頃來心思頓拙不能如先生之日浸於古所作少稱意者惟會修涉縣志乘於沿革事實人物留心考補而向所郵托刪正台州外書知先生不暇於

此借閱古書攷錄數過頗不似前稿之草草現付剞劂氏
卽尊處不煩刻也詩錄一書僕積十年心力於此向年樊
舍火起幸出於灰燼之中在杭付刻又幾爲祝融所收賴
原底不失得以補完此一郡文獻所聚或鄉先輩之靈默
相之嘗欲做金先生汝白台學源流例另爲台詩源流考
迄未能就今得先生序於吾台上下千餘年傳詩宗派及
盛衰正變之迹瞭然在目自來爲人作序者無此親切而
明快也顧中有姚合復來守郡語可疑考合爲杭金二州
刺史並未守台郡志職官更無合名獨咸通中姚鵠曾爲
台守鵠亦能詩恐合字實鵠字錄者偶誤先生過眼書數

倍於僕旣不敢擅改要爲中未釋然故遲今未刻若平日尊諸之有關桑里故實者僕固已一一載之集中矣中州人物無多先所知者亡友周廿四世績最古博近則偃師武億虛谷會中進士令山左其人篤嗜古籍手不釋卷其拙宦而喜著書風尚大畧如先生所稱陳州張遠覽相似頃僕於張實未面而郭方山楊懦夫金用安諸賢詢之人無知者士君子隱戸讀書不求人知或千里有聞聲之慕而咫尺無晤面之緣如此者可勝嘆哉江右多名士先生又具人倫之鑒宜師友日盛若厚岡李君目耕徐君已於尊書中得窺崖畧而平園林先生以全替之人摽邁政如

往時唐仲言又一異人也來教云林先生欲續司儀堂百卄名家之刻文字不輕許可於浙止取劉谿侯於金沙陽羨亦止取一二人先生以僕文質之獨得其選錄許附諸名家之後先生千里遠宦不知行篋中何以有僕文僕不喜林先生之見賞而喜先生之愛僕者深并其文自隨也不然即林先生烏知有僕耶人生難得者師友而取友亦在其人先生天下士故能遍交天下賢者資其谿以見於著述而名垂海內如僕所見不遠故交遊亦寡頻年所就大半鄉里之作人之度量相越何如正先生與僕之謂顧將幸教而誘進之實慚且感也寄來盧子發文標集卓菴

心書已收到承示研山誤處並改正囑作大集序候與到時爲之匆匆答書不備

再答黃潤川書

書來幸復悉近狀見示新作並根柢深厚胎息於古就中答李厚岡第二書尤勝似歐陽永叔集中諸論辨文字毛氏一生議論自恣類於人之有狂疾得厚岡起而折其角良快然其崛强之性縱橫之口使同在一時未必甘心輸服不更作順案以抵惟先生用以矛陷盾法即毛氏攻毛氏譬如捕盜能獲其眞贓之所在又如治獄直窮以供口之不符而彼乃更何寃之敢鳴至又原其前後矛盾之故

謂彼亦明知古文尚書之偽特不平閻氏故反其說以求勝則不惟無可辨而且當引先生為知己矣然私謂攻毛氏可也竟廢古文尚書則不可古文之出自東晉者於二十八篇析為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皐陶謨為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為二十五以傅合於劉向别錄五十八篇之數又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間以傅合於藝文志四十六卷之數誠非漢時秘府所藏逸書十六篇之舊而二十五篇中為聖賢論道微言帝王經世大法者具在自必經師有所傳受非梅賾所能偽造就果偽作存以扶微學而廣異義

勝張霸偽書萬萬也自秦火以後六經咸非原本禮記多出漢儒春秋三傳互異周易之序卦雜卦亦後來攙入並至今傳是故疑周官不能廢周官非國語不能無國語縱不喜古文謂如吳澄書纂言但注今文不注古文可矣若梅鷟尚書譜尚書考異已可無作而閻氏乃至竭平生精力為疏証一書以攻古文毛氏又必效陳第之力詆梅氏作冤詞為古文護均非所以平心而治經也先生答厚岡第一書稱其以虛心而不偏徇者訓後進又謂嗜學之士多逐風氣為學問閻之疏毛之辨俱為風氣所囿而功閻攻毛尚不免偏徇愚昧之見幸先生裁之即以質之厚岡

何如

示李生書

昨承邀郭西門觀劇見伶人演宋梁灝晚歲登科故事略爲辨灝出處事蹟顧未敢竟其說衆人在列恐誤觀聽也今復承札詢請遂終之按李心傳朝野雜記紀宋一代狀元年三十以下二十八人曰梁內翰灝年二十三容齋四筆黃氏日抄又並言灝景德初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卒年四十三上溯雍熙二年登科時正二十三與李說合而黃氏且備列史臣論贊有梁之秀穎中道而摧語又宋人萬花谷載梁適字仲賢灝子少孤輯灝制誥并自爲文以獻

眞宗嘆曰梁灝有子矣藉令灝年八九十而卒當無少孤之子制誥更不俟適始輯然則灝乃早秀非晚達中年殂謝曷嘗有耄期之壽不特遯齋閒覽載灝登第謝表皓首窮經云云傳爲八十二登科者難信即宋史稱灝雍熙二年進士甲科以景德元年六月暴卒於開封府任年九十二前後歷官二十二年登第時當七十一者亦傳載失實不如洪李輩同代記本朝人事爲可據也至明程敏政題灝墓詩敘云灝四十四登第官至秘書監年五十餘卒則又以其近卒之年擻爲登科年擻乃晚出之說之更無稽者凡傳奇家事實俱難執如所演灝白頭襯榜子孫迎門

龍頭屬老成觀之亦良一快耳

桂山君傳

邑之先有積學修行之君子生有聞於時歿而祭於社數百年後湮沒不彰爲國史邑乘所弗載於前賢遺集中一悉其名氏行跡可更使之無傳乎如桂山君是已君王氏諱木字伯奇桂山蓋摘古人招隱句自號也先世出江左自晉永和閒來遷檇李於邑姓爲最古曾祖宋進武校尉伯祖廸功郎剛父士寧不仕君粹德無瑕有雅韻於書無所不觀爲詩文不肯作凡語工隸篆法性孝友奉母先意承志居喪盡禮每嘆奉親日短自奉日長有異饌必停餐

上坵壠泣涕久之卮酒豆肉兄弟不偕輙不能下咽淳熙間年方弱冠即與鄉儒先林叔和蔡正之經營六閘謹儲泄以備旱澇濵海田受其利後又疏役法害民者數事請於有位得罷行兢西澗側築書堂以來四方之士忼慨推解鄉里閒藉升斗救涸轍者不足咳也年四十即棄科舉所居多佳山水花朋鳥啼有觸於心即從一童出升高望遠浩歌長嘯或濯清泉蔭茂樹終日欣然情與萬化俱釋丁亥三月得疾坐小閣中檢校花石一日忽戒守塋入泚掃命鑱作國子博士周子靜書扁以銘先墓又書中庸論語馬少游語各一通賦六詩授子若壻各因其才勉之明

日延親黨言笑爲別故人在遠者授諸子以詞親題其後結字皆遒勁迫暮而逝其之死不亂有如此者君嘗病士大夫以經濟自詭而不適於用又以爲修之家而推之鄉皆儒者實事輒晃非所榮人服其言鄉里至相率祀之金壇劉太常宰爲撰迎神送神曲詞具劉集中嗚呼如君者其可使終無傳乎君有子四人汝澄濬汲知名者三人號樓旗三王

王仁甫傳

明成化間吾邑有奇士曰王仁甫仁甫不慕錢帛不爲科舉祿仕而獨喜遊遊亦不在山水景物而喜與當世士大

夫議論詩酒角勝負二遊京師三十年不肯歸亦不之他處或曰君無求於諸公要人何戀戀軟紅塵土曰任山林間作此寂寂愁悶死鄉里少見多怪吾一開口則彼首縮至頸舌撟然而不敢下心痒無搔處獨京師閎絕文人墨客所聚其人多通曉今古可以暢吾懷以故樂在此其能自詩酒外惟歌歌長而激多越調時悲壯雜燕趙音顧不數爲遇吳人張亨文又爲之不肯已尤以草書自負遇興發頭刻數十紙變化騰蟠如龍蛇不可捕捉狂叫曰張顛米顛豈及我王顛乎家故貧篋中他無有衣服紙筆雜貯一大籠林杓及所餘食物亦貯之同鄉諸公官京師

者迭爲之主仁甫好信脚來往不恒在也一日醉誤入刑部會方鞫囚仁甫挺立烈日中官令五百鞭之仁甫方手格衣間忽墜片紙主事李廷美命取視乃柯學士潛所贈仁甫詩也問仁甫能詩乎曰何不能令賦日影仁甫立成曰皜皜散陽暉因物始成影萬象妍醜分一見妖魑屏死雀成駒馳金烏異蟾兮長夜照圓扉究鼎正延頸廷美謝之長揖而出明日其事傳京師禮部楊循吉將告歸仁甫往候時趙栗夫陳一夔侯公繩王存敬徐栗夫諸公咸會並朝官仁甫以布衣傲然坐南向第一位諸公以次坐下禮部出白蓮花酒用二銀杯酬酢適雨作相與聯句至四

鼓諸公散去仁甫醉臥楊私署比曉存敬乃遣騎迎之長沙李學士西涯尤重仁甫有作必索仁甫和仁甫爲詩西涯亦和之嘗醉睨視西涯曰吾若爲舉子當於公稱門生後進鄉不然得一官亦當以屬禮見安得如今日之短衣岸幘肆然爲丞相燕賓哉楊循吉嘗問先生亦念歸耶曰歸何爲歸鄉唯里胥立門外相候耳西涯又問仁甫何以消夜答云夜半時起將自作舊詩念一遍耳以狂甚途爲人所毆辱置不較曰前有劉伶後有倪瓚安在雞肋不可以飽老拳人服其坦率偶遊萬柳庄故元廉希憲別墅曰此處佳死願埋我聞方石謝公復起爲北祭酒曰吾事濟

矣踰年仁甫卒方石爲殯葬故西涯輓詩有久客耳通南北語故人心結死生緣云云然方石欲葬之萬柳庄竟不果仁甫本名佐年三十棄去諸生妻死不復娶其在京師自稱古直老人西涯有王古直傳未盡其奇因別爲傳

南野子曰太平爲遊士者宋有戴石屏明則王仁甫其遊皆以詩其詩皆爲公卿所重石屏自甌閩歷楚粵吳會足跡半天下而仁甫始終不離京師石屏性謹愼廣坐中不談世事仁甫則酒間掀髯叫笑怒駡無不至要爲不慕富貴無所求故當時重之後世傳之云

彭梅谷傳

彭梅谷名遐齡明末奇士也家河南魯山與夏邑之彭爲一族梅谷生十月能言十歲通毛詩禮記春秋比長益博綜羣書下筆千言立就兼嫻武畧能騎生馬駒上坂馳左右射發無不中自謂辛稼軒陳仝父一流人崇正丙子年十九應省試以五經格於例置副車改就武闈試裒然爲解首時事孔亟撫按以文武才薦而廟堂循資格寢不報已卯再以五經試仍置副車自是遂罷舉懷奇鬱鬱無所遇益務爲任俠行緣宗戚事忤縣令避之葉縣劉將軍國能所鬬賊陷葉縣國能死梅谷走尉氏聘從河南北間間以策干監軍御史王漢漢不能用寇氛日熾魯山已破不

得歸寓溫縣者久之會闖夏邑西園公子以文學稱爲巡按御史誣奏同族下獄者數人梅谷憤然曰此何時封疆大吏兵在其頸不務收攬豪傑爲國圖存乃猶摭語言小過陷天下士耶身往揭使院鼓抗詞稱寃因幷被逮迄釋而寇益深四面道梗孑然無所往總兵陳永福招之遂暫留參永福軍遣闖兵敗永福降賊梅谷陷其軍中先是賊相牛金星本寶豐舉人授經旁縣館梅谷家梅谷幼師事之及金星從賊往來河南嘗蹤跡梅谷梅谷懼爲所得深自晦匿至是聞在永福軍大喜趣召之曰若我弟子也來則立富貴不來且死梅谷大言曰若已爲賊即死豈從賊

邪金星命收之而梅谷已竊騎逃一日夜馳五百里越太行乃得脫間行至江南度時事無可爲謀歸夏邑依族人以居中途遇盜劫不得已由故人薦入直內院數月出主江浦簿忤上官拂衣歸順治八年卒於百尺河之野年僅三十四先卒時自撰年譜訴生平流離奔走無日不在憂患中遺詩一帙亦多感時念亂自傷功業不就忠憤之氣時時勃發於行間識者讀而悲之云

王艾山先生別傳

艾山王先生好學善病少從父遡堯翁受書一日讀輒一日憊甚如熔熱減讀如故父不能禁及長博極羣書爲文

務深湛不工不已屢試高等益肆力於古斷斷論不輟藥
鐺筆硯常雜置几案間家人見坐處血痕殷然慨其以身
殉之感勸止讀先生曰吾何暇身患哉心之病亟矣吾書
下嗌而輒出不留是趙章道風之病也積而腹果然而不
能通是滿如氣瘕之病也操筆為文尸奪形弊血不居其
處是山附肺消癰之病也又其甚者病內關內關人不知
其所痛心急然無所苦患在隔塞不通犯者十人而九而
卒不知所以療吾方以古人為俞跗聖言為藥石而日夜
求已吾心所為病若身病豈真膏肓難治哉且心者百骸
之主心病而身安得獨泰矣已而先生復病病亦旋止益

復讀書厭囂雜於宅偏搆樂在軒以居日手一編不與外人接既又患目累歲其友諗之曰噫先生殆廢學矣先生曰何爲然吾雖盲於目而書固往來吾之胸也况幸未至於盲昔有樂師求精審音懼心之移於物也因以艾炷熏目使不見他物以壹其聽卒爲良工師今吾病目小墨墨耳而得内收吾視一物無睹而冥然以心與古賢接與造物者遊吾所得於學不既侈乎且夫目之病肝氣躁而火動也吾默而以心與書會則心靜心靜則氣平而躁釋是袪火之良劑而龍樹不傳之方也未幾目果愈閒出授經抵嚴程限見稍惰者輒怒曰若病耶自是數年無病後病

發則氣虛症也嘆曰余向皆非病也今眞病矣天不使終讀吾書耶是時先生年將六十矣先生自少至老以學病亦以病學某先生壻又從請業知之悉以爲蕓阮師之旣爲傳以詳其爲人也作別傳以終明先生好學之志

論曰子阮子稱先生善病有支離憔悴之狀宜其儽然不能終日觀所爲文又何其健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之沉頓牀簀以戕其生者其致之豈嘗以學哉而惟病之誘何也

## 姚洙楷傳

姚洙楷慶元人實世居永嘉父比部郎梁號佃芝母王淑

人錢塘儒家女以乾隆癸巳八月生君於京師宣南坊之私署有異徵祖母陳太淑人喜得孫而冀其易育也男而以女呼之小字同人六七歲時方伯陸青來先生異其才改字曰曾培并贈句以爲楷曾國聖林所植非凡材也君穎悟天成自其未就傅時父母抱膝上口授經書故事所記已不下萬餘言稍長從師學誦書日以寸計即師所未嘗講授多能自以意解學詩文未經年出語驚一座人如趙晉王旦張浚論及追王上祀解議論滂拔過人皆其十歲在父山左學政署中作也十二歲讀書江右桂雙樓副使鶴湖沈公耳其名欲面試君袖投經圖過訪索題君據

圖所作侍女捧經狀并沈自跋寶虹小記立成斷句以獻沈大嘆賞謂其筆下飄飄有仙氣詩具載遺稿中始君受書法於其父運筆已深得古人意比齒漸壯腕力益勁遍覽晉唐間碑刻及名賢墨蹟自臨倣兼昕夕孳孳於古自丙午十四歲隨父入西粤討論古來解經得失同異而折衷之每書自爲敘論不斆年成通儒又以暇時平日所歷山川名勝及古賢名蹟登臨憑弔之作爲松寮雜稿蓋君雖年少而所得已有以自信顧以隨宦萬里至十八歲始歸里一就試試輒冠其曹督學竇公以大器待之次年君十九歲比部君爲締姻范氏令入京完娶并就北闈試乃

行次錢塘而卒誥君六歲始受書七八歲習詩古文距就木時爲歲無幾又隨父自燕之齊之吳之蜀之楚粤奔走往返向學之日亦淺而所就卓卓如是雖少年能自力其父母能訓迪殆得於天者多顧不圖天生之又從而厄之也君既歿父母痛之甚凡君自撰著暨所辨論古人星學地理名號封爵律呂之書檢置一篋不忍啟視間出示人輒不勝嗚咽比部君又每向人述君自少有至性不習嬉戲禮度若夙習十歲自粤隨母奔祖母喪哀號累日不食有弔者稽首拜答如成人余先配王淑人早卒無所出其母循粵俗以中元日令兒焚寄楮帛擬所稱時甥某在旁

曰兒寄母宜書先妣兒曰余母氏在堂是無別書前妣宜從弟栞川聞之驚嘆曰是兒他日識禮之宗也辛亥北上次茭道其母墜輿臂幾折兒延醫日夜敷治逾月內子幸無恙而兒心力已盡至富陽而病猶强起慰母爲舅氏藺皐明府作駢體詩敘繼之體蒸蒸汗出遂不支又言兒卒前夕語其母曰江西西院清府駐守芙蓉驛道吏繞舟迎兒不得終事母矣猶又以詩見夢於母字畫皆古篆彷彿記十四字類非常人語嗚呼君才而孝其異又如此豈獨其父母痛悼天下皆惜之余辱與君交因詮次君事蹟而爲之傳

# 陳童子馥洲傳

陳童子馥洲字炯𤅷臨海人先賢明布政恭愍公遷裔孫也父名際靖兄馨洲皆工經藝爲時冠台之言家學者首石屏陳氏童子少穎異殊常兒然形短小素羸毋常憂不令耽書父兄教之頗不亟人亦未見其時讀書也見即了了若夙慧然學詩文甚敏卒數月境界便異始晤友人洪世持即爲余言童子工詩文能口舉其佳句余顧不甚深信蓋未見童子也既毘陵錢公督學至台奇之以第二名入學與同邑王曾三黃岩韓修紘俱以幼慧見賞作台州三童子詩士人爭傳誦之於是皆呼馥洲爲陳童子公又

刻其文入試牘中檄送　敷文書院肄業父母慮其弱欲弗令去親戚皆勸行遂與兄俱至杭謁公命賦詩信手即成中丞熊公面試文甚稱賞山長齊公深器焉內外生百十人無不愛重於是浙中盛稱陳童子余亦以同堂始得覩所爲詩文甚悉嘆世持言不虛其兄雖言弟素羸顧未見其病也及余歸手附書報其父母時亦未病也然不幾日而途中凶信至嗚呼童子竟死矣童子至杭以正月歿以六月初四日僅十五歲云

## 節婦曾氏傳

節婦石匠曾某女嫁陳德涵爲室德涵故無藉先世爲中

央園陳姓乞養子析有中人産德涵及身蕩廢盡隸營籍
習爲咆哮狀遇節婦不以禮少忤意輒捽髮按節婦於地
亂捶之每出聚賭竟夜節婦屏息待其歸雖倦不敢解衣
臥槖中錢百即市酒肉面南盤膝坐恣飲噉自若節婦或
日餐不繼不問也始節婦乘間常稍稍勸旣知不可回飽
毒拳無益一切隱忍中夜泣目盡腫顧未敢當德涵面也
未幾德涵病節婦侍湯藥累月不着枕禱於神祈以身代
死不可得德涵卒之日家無儋石儲索逋者累累踵門詬
堂上㷀姑老而憒而節婦年裁二十六無兒女咸謂節婦
夫在日相待如奴隸無結髮恩且上下一無可恃盍早自

爲計節婦曰嗟乎夫天也天不可懟兒敢懟夫哉聶夫之虐使兒命也兒之中失所天亦命也雖貧無出其有二心且庶老姑髮皤皤如是矣兒去誰爲養是棄其子不孝也於是慚然衰絰跪告於夫之柩前誓終身不改志日三進飯如夫在時進輒哭夜則藁宿棺下如是者三年身自衣被蔬素無寒暑手鍼黹爲人縫紉人亦憐之往往厚其直稍致積蓄旣爲夫淸逋負又買地爲葬所乘預爲庶老姑身後計先是姑性頗悍及子死依節婦以活而節婦甘旨無缺事之加謹姑病且死惻然感慟謂人曰吾不幸無孝子而有孝婦微此婦身餓死久矣所居僅屋數椽左右皆

齞齞小家婦姑勃谿詬誶時聞節婦常闔門獨處闃若無人其後比隣慚服亦怗然稍斂戢鄉有某婦者與節婦故相識少寡既改醮而又為擯就節婦求同居曰余媿若多矣悔何及願依若以完余晚節志余督慕亦令若早晚不孤也其感動人若此陳君德載以節婦故其家人也屢白迎膳節婦辭且泣曰薄命婦今年近六十行就木矣不敢身累叔惟是先人之祀遂斬困苦一生身後曾不得一盂麥飯卽夜臺目當不瞑叔有子姪十數人異日幸丐一人承夫祀感且不朽矣德載憐而諾之又將請於官以旌其廬余以節婦過人可謂不淑矣而終身無一言怨尤其夫

且能爲夫完節盡孝始終三十年不避艱苦其天性有非人能及者因詮次其行而傳之

節婦陳氏傳

節婦閬頭陳氏明四川參議得開公裔後也爲太邑故家節婦爲兒時其於爲女爲婦之道目濡耳染久矣加淑姿天賦肯聽從父母教上下皆喜之父洪佐以字同邑官學諭迂江李先生仲子曰應辰迂江先生卒於諸暨官署時然二老猶在堂節婦入門逮事祖翁祖老姑朱及姑李氏而祖老姑年八十餘飲食起動尤時刻需人扶節婦審氣量情不待呼而所以慰安諸老人者無不至一切內政聽

於冢婦某氏妯娌歡愛如其外之兄弟應辰聰敏勤於學而體素羸如李鄭侯少日骨節珊珊恐風吹去節婦心憂之未幾而應辰病病且委頓節婦侍湯藥不解衣帶者累月倦臥夢中聞呻吟聲輒驚起問所須或竟夜踶不交應辰未死而深房婉孌已囚首喪面無有人色矣應辰卒不起卒年二十有四節婦少應辰一歲應辰垂絕猶持節婦手聲嗚嗚曰死命也但堂上有母在若不得終事之若當代吾養吾知若且以死殉我然慎無死即若死無益況若幸有娠數月或賴先德如李當戶有遺腹子不絕吾後未可知若奈何死節婦泣頷之應辰死節婦一慟幾絕稍甦

日兒知生不如死然此非兒死時也節婦每哭即堂上姑亦哭節婦聞堂上哭已輒忍不哭蓋恐傷老姑心不敢顯厥哀姑苦飲藥卒用是致病先是節婦迭遭祖翁姑喪加夫病心膽皆碎其居夫喪日不能二粥骨柴立不久生女生又不育乃吁然曰兒無望矣病日篤遂斷藥困牀簀間姑臨視已不能語但舉手向姑淚涔涔下目旋瞑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某日也去應辰死時亦僅五閱月耳節婦在父母家有賢稱其爲婦也甚孝天奪其匹又使不得年嗚呼傷哉如節婦之遭即使永年豈其所望哉而志節之可以重於世而傳於後又不在享年與不享年也應辰既無

子猶子君職承祖母命爲之後君職之兄珏與予弟世哲交得備聞節婦事既悲之而又慕之因爲之傳

## 林貞女傳

孰爲貞女曰太平林氏邑士某之女兄弟也曷爲其女之未成乎婦也女曷爲言貞成其卒乎爲婦之志也女之貞奈何女自幼許字同里田某偉然丈夫也其家世武習騎射試於院既有名矣諏日行釆將娶女先娶之一月而田某病病之甚女聞之曰噫吾夫也往視則不可不往視則恐其卒不諱也終身以爲憾則憂形於色夕必私焚香祝曰願以身代田某死天其尚聽予居無何而田某死女

泫然泣將之乎田氏而臨其夫喪田某有兄妾人也不哀其弟之死而幸其速死以爲莫與已分貲也者於俗有弟既室而死則嘗爲弟立後而與已均所有其死而未有室則不復爲弟立後而所有可獨得妾人方利其弟之聘而未娶也而女乃斬焉衰絰哭而來於田氏之門曰吾幼許字吾夫矣不可以生死貳請以身爲喪主妾人則謂女曰爾既成乎婦則當爲吾弟也守今未成乎婦則不當爲吾弟也守爾於吾弟猶路人也語不云乎有初鮮終終之實難於是焉聽而留爾則未知爾之誠爲吾弟守與抑不誠爲吾弟守與且一及笄女子儼然稱未亡人日夕啼於吾

之門內卽閧者以爲怪幸去毋溷我女固不肯歸妾人則又固拒女乃大呼曰天乎吾爲吾夫守而吾夫之兄不使吾守其以死者爲無知乎吾不可以復留然不可不終明吾志斷其髮尺拜而繫於夫之殯所曰此以志也遂哭而歸於是里之人嘖嘖曰是女也其知義矣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者也先人既許之矣已又行媒而知名矣豈俟同牢而食合巹而酳而後爲婦乎因又竊竊然議妾人曰彼女子也而知有夫夫夫男子也而死其弟且彼爲田氏守家有榮焉敬而禮之惟恐不旣柰何其來也而又拒之妾人病人之議已也則致不安曰吾不聽爾留則恐月久而家

上下之不相能也今歸爾家而守如故是始終不忘有吾弟也請歲餽穀十斛以爲爾養女則辭之曰彼義而留我守可以食其食彼不以我留爲義不可以食其食雖然我一女子所需卽無多不可以累吾兄弟幸幼工組繡吾仗吾十指以活矣田某死三十四年矣女終身不嫁不茹葷食肉素服白髮至今存以入則女以事則貞故謂之貞女前乎此者有之矣其女亦林氏其夫爲邱茂臣茂臣未婚而死女哭而臨其喪遂留不去然而茂臣之家敬禮之終其身君子以此之所爲較難於彼矣貞女之於貞非有所慕而爲之也其知義若天性然

洪氏節母祠碑

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憫天下婦女守志艱苦貞操可嘉思奬厲之以美

敎化厚風俗

特旨命各州縣建節孝祠於是太平知縣事戴文祿奉憲檄建

祠於邑東門直街與忠義祠雙峙規制畧備貞魂有棲歲

久陊剝神主黕昧蘼祼興俯有司弗覯祠之基址半爲城

隍祠僧占據歲之某月邑生員洪範既卒子姓奉其節母

主於祠顧見榱撤垣頹陰雨穿漏蝸牛篆壁草長平砌又

地邇僧堂鐃鈸喧雜則心惕然不敢以寧先是嘗得

旨爲節母建坊於伏虎山之東麓矣乃即建坊之所別爲祠屋板榦以斬柱礎以甓瓴甓以附牆垣以繚祠成計若干楹爲堂二樓一後堂奉洪氏歷代祖前堂則專祀節母其樓又以貯祭器焉梁楣赤白雲蒸霞爛庭壇檜柏蒼翠交映用以揭虔妥靈上稱

聖天子獎厲貞節之意而下作萬人之觀瞻甚幸思也惟麗牲之碑未刻乃請某爲文謹按節母松門葛氏嬪於洪曰以文以文卒時節母年二十餘鼐方在腹長子廷貴僅九齡家蕩然無一有也節母辛苦集蓼藉紡績養孤夜起作菽乳朝令廷貴鬻之得數錢供饘粥廷貴幸長能經紀家漸

裕範亦聰俊遂送外傅學每自塾歸節母必親課讀曰我爭爾先人氣爾兄弟亦嘗爭我氣範由是激勵得成名節母嫠居幾五十年前二十年貧困有人所不堪者隣居不聞節母愁嘆聲後三十年子孫成立爲素封家脫衆布裙如平時亦不見節母有欣喜色蓋貞靜不二之德得諸天性宜乎上天眷之大昌其後闔門至行聞於

天子榮邀

旌典春秋饗祀而範能辥其貲以搆以築不使其親賾然於圯榛𢚩死之下歲時薦嘉邀邇感嘆其爲激勸婦女而助成

國家教化風俗之美厚豈獨於洪氏稱孝哉乃作詩曰化始

闡揚史重節孝曰酬詔志州邑有廟邑雖有廟為風雨侵
不副優崇非
天子之心孝子奉母旣宅神主懼有怨恫更造棟宇昔母之居
蕭然四壁今母之宮輝耀丹碧昔母餔餟或有不繼今列
毋前牲牷具備非毋之節不能昌嗣非子之賢崇祀曷以
丹崖之東日映有爛式瞻淸懿萬世永興屹屹穹碑樹於
下里
綸音所奬豈私美
故湖北宜昌府歸州守李公墓誌銘
今

上御極之二十年乙亥標年十四見秋水李公於潭盧之阮氏後數年公官廣西柳州府羅城又官太平府土思州未見公迄丙戌公以薦陞湖北宜昌府歸州牧在京師而標用拔貢生應
召試相聚於前門外春元館後三年公丁內艱歸以同里又不時見三十六年公服闋赴補疾作而反未幾卒自幼至壯中間或見公或未見公見公得於所見未見得於所聞蓋公待標厚而標知公深嗚呼公往矣凡公生平行事與夫歷官政績之有可紀者蓋不可以不述也公爲人明敏有幹畧自幼理家務指揮皆中法度老成人不能過長益通

穰隣族疑難事公一言立决斷鄉曲是非若老吏然莫不悅服而去吾鄉士夫卒安土無遠志故仕者常稀公每慨然曰大丈夫在世當一日千里豈能守故址局趣若轅下駒某雖不幸父早歿不能卒經生業取科第致身侍從之列然

國家進士不一途苟有志何患不富貴終不效馬少游輩騎欵段乘下澤車老作鄉里人也會開豫工例遂入貲得州同知職奉

旨挑發廣西初至借補羅城武陽鎭巡檢職小事僃公臥治之有餘順治間同邑有許公名鴻儒者爲維令以李定國之

變劾死城下公數謁其祠并訪得事實以歸歲餘調補土思州州同名爲倅政皆出公土官仰成而已州故多訟案牘累累又多無主命案號難治公先與苗民開示恩信不率始繩以法判决事常得其心服無敢侮弄公者夷俗男女自婚配父毋不禁公曰往讀漢書任延傳延爲九眞守病夷人不知禮義男女無適對配悅即相奔恬不爲耻因爲制婚嫁法期年而駱越風俗大變今思州沾

王化已百餘年猶有無人道若此者此司牧之過也於是設法禁之風漸革州西南距安南不遠嚴禁民踰境滋擾安南人深德公戒無敢生事三十六年

上命內詞臣德某額某為正副使賚
恩詔使安南巡撫鄂公保廉得公才敏善應變兼為夸人所信
服因奏請為伴使其倉卒諸頭目出郭迎所過男婦皆伏
地於中有識公者嘖嘖私羨語好官既事還彈者又獨不
及公鄂公益以此見重薦公才堪州牧
陛見得歸州州俗頗淳朴獨盜賊夥為民患公謂以德吾不能
以刑吾不忍然不懲一二無以示儆偵得其魁嚴治之刺
配遠省并申行保甲由是境內無盜并隣邑東湖盜亦風
聞遠遁又以歸州屆平之里驛賦之祖不應使文教頹落
出貲修文廟并倡立義塾置産若干為諸生燈火費延名

師教之絃誦之聲遂爲一郡最在州三歲政益清簡上下
無事紳士請於州衙之隙地建亭以供遊眺既成而未有
名一人從座起曰州主浙太平人也所施太平政也此亭
形若小艇公居之以載吾民謂之太平舟可乎僉曰名甚
新而當無以易蓋公能和其民若此公少孤母吳太孺人
教養備至公奉之惟謹先以粵西道遠不敢迎養至是始
挈家至任每出入必告或怒一人太孺人勸之卽止太孺
人嘗與公言公爻以文學見知於甬上仇學士兆鰲太都
考授州司馬職屢謝避不得官賫志以歿今爾能自奮起
游陞至州收庶幾克繼先志者吾老死無恨矣年七十病

於署公外綜政務內侍藥食一夜四五起太孺人卒不救公日夕啼號曰吾數千里奉母之官欲吾母親見爲樂且以母素體健可無意外虞今不幸以一官之故令母客死是非榮親而適以重吾罪也嗚呼痛哉悔不可及矣州人爭來弔賻公一無所受擇日扶櫬歸白衣冠送者溢道路既抵家寢於柩側哀瘠骨露然於葬祭之禮一無敢過分除喪數月上司催赴補不得已促裝行道至杭得病庸醫誤投劑轉劇回家越月而卒公生於雍正乙巳年某月卒於乾隆癸巳年八月廿二日壽四十七論者擬公才當任方面猝聞公卒無不嘆息者祖父以上並積善好施公尤

能推廣其志十六年邑大旱無收慨出粟數百石不責其償人至今德之平日雖不事舉業書史一覽輒能通其意故見之於治多可觀在都時嘗見其於東光太史李鐸座談說古今詞氣縱横李大嘆服曰君殆非百里才也未大用而天奪其筭惜哉公諱南洲字允涵世家長與明代多顯宦詳邑人物志中祖方來祖妣某氏父宗堃以公貴贈官前母某氏生母吳氏並封孺人配阮氏孝廉夙會之妹也妾某氏廣西人子三長成章明經次成經拔貢生皆阮出然出子成業國子生長女適縣城陳炳南次適金姓次適章姓孫男一公歿之三年成章既葬公某山之上以

爲晳知公也使其仲來乞銘不敢以不文辭因敘而銘之

曰

英英李公卓立物表淵澄海濶誰測所抱奮然一出通顯立致潔己惠元阜會不曾公在於晴紳士之望譬彼百川一柱是障天不佑德遽隕其身有所未盡以遺後人匪今所難孰使予敘銘昭於遠萬世之詒

登仕郎純雷孫君墓誌銘

故太史瑞安孫君敬軒與黃岩東門外之孫爲一族乾隆庚子敬軒自京師歸展墓以正月至黃會其族之耆長作數日留後一年敬軒晤余京邸以余家與黃邇詢其族近

狀并稱子行中有名逢淵字純雷者爲人天性醇厚能孝養厥父母亦好誦書鄉里閒稱善人於時雖未識純雷君以亡友言心志之洎歸里諸事匆匆仍未暇與君謀一面而君旋於巳酉冬成古人矣今夏姻戚自黃書來有以誌傳請者閱書所言卽君也以平日之知有君故不得而辭君世儒家本生父承林公繼庠士承雲公爲子承林公卒時君尚在童年未幾而生母某氏卒又未幾而繼父承雲公亦卒君擗踊大號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余不幸蚤失父母所恃繼父母卽父母也今繼父又喪獨煢煢母氏在堂昊天不弔薦降凶禍余眞天下之窮人矣連歲哀毀骨

泣然於喪葬事事盡禮事繼母以孝聞常曰余賴繼母以活母撫我厚敢稍不順以傷其心乎先意承顏前後數十年如一日及卒君慘戚備禮靡所不周遇父母生卒之期必整衣冠具酒食拜祀號泣待兄弟極友愛家庭之間雍雍如也少讀書善記誦於古今史集畧能通其大意歷遭家故辛苦持門戶不暇爲經生業取科名念無以爲身榮慨然曰漢張釋之爲時名臣亦起入貲爲郎吾豈敢以援例捐職爲辱哉簿尉從事皆朝廷官一命之士有濟於世吾何爲老死蓬戶下乃報捐從八品選有期矣終以繼母在不敢遠離也君承繼父業頗足於貲性伉慨遇人有急

輒解橐以贈尤喜全人倫節遠近有疑難不平事咸以質
君君爲判決無不服敬軒嘗贈君額曰經通行修蓋君實
不媿於此而故友之非妄譽也君卒於上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享年六十有五葬南關外方山下鰲頭之原配趙氏
邑庠士象山公女嫺婦職能孝敬其姑脂膏修瀡奉養備
至與君相敬如冀缺之婦義行多所贊助有子一朝鑒女
四長適東城管某次未字卒三適徐某適東關外國子生
某者其季也朝鑒不墜君之業家隆隆起朝鑒之子邦馨
亦蘭茁其芽品概不凡嗚呼君之垂裕遠而澤方長矣余
既誌君墓遂爲之銘曰

君之行其孰傳吾得之吾友之言方山之麓鬱鬱君之阡而不能埋君之名於九泉

附題純雷君遺像二首

畫師工寫貌得貌常失神不如余贈詩一言見君眞生人有百行大節惟彝倫溫溫孫登仕德性何其醇　吾友慎臧否平生非妄嘆重君因友言恨無握手歡凉風弄遺掛微笑破君顏上有拂簷桂下有滋階蘭

邳州知州雙峯康公墓誌銘

邳州守雙峯康公以今歲二月卒於位其孤綬基自中州赴江南扶喪還將以十月之吉葬公於馬布村先塋之側

而先期以狀來請銘余之來涉也在去夏之六月而公前一歲壬子奉
旨引見乞假暫歸里旋赴江蘇候補始終未一面然公鄉里數以公名德稱道於余而士夫之自南來者談公政績復籍籍滿余之耳雖未親炙公而所以心重公者非一日矣又兩辱公遣价手書余亦累用書相答則今之銘公也益非無因不可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杰字超羣號雙峯其先世居涉北鄉涉爲豫邊邑在太行之下萬山之中地僻而險民俗淳朴類耕種自給獨公家代以儒顯公曾祖鑄九公有清德祖琢吾公郡庠以孝友推事蹟詳志乘碩皆未遇

其用文字取科名者自公叔祖瑞公公始而公父西坡公
諱秉禮繼之公又繼之蓋祖父孫三世登賢書彬彬乎爲
河北衣冠望族矣公少承家學兼天資穎異於書無不窺
丁卯魁豫省時年僅二十四緣父西坡早世而祖壽逾八
十竭力孝養不忍離左右以故未得仕至乾隆三十七年
始用
恩例揀發江蘇試縣事先署桃源縣改沛縣
奏補鹽城縣調署句容期年回鹽城以能調青浦陞邳州牧
旋離任未久仍補邳州凡公歷官二十餘年皆不離江南
而在淮徐間爲最久功名亦於淮徐爲著蓋自江淮被災

大憲檄委公監江寧粥廠時已灼知公能比署桃源遭黃
流齧堤百方搶護活生靈萬計用是能益彰其至鹽城也
適高家堰合黃水漫溢淮揚鹽首當其衝大浸瀰天不辨
村落公奉檄促裝星發由馬家蕩乘小舸而來值逆風幾
覆衆相顧色沮公謂民亟矣吾行不可以緩風雨中凡兩
晝渡始達官署至輒具狀請速賑災黎又虞吏侵漁親爲
撫給鹽人咸感泣謂公實生我也鹽數有海患公之再任
乃益爲民籌永安計相地築隔令每年九月三日下版至
次年三月三日而開以豬以洩旱潦有備又請於上憲俾
附近興化東台等縣一體遵行自是斥鹵皆爲沃壤而頌

登蓮隣境矣公所至有循績然善聽斷吏不能舞文爲奸沛有命案歷數任不得主者公密偵獲其人一訊而服私梟李光祖爲鹽城患至白晝率衆拒捕親督役擒獲置之法王匡者邳之巨盜也常公剽掠兵役不敢近公託査烟戸蹋車赴陳家場出不意逮治之匡死而餘黨皆散又邳舊有撅刀會皆稚埋之黨屢犯法至是悉改化爲良民至泊桃源決史家樓兄弟爭産之獄釋株連生監數十人在句容半載平反積年寃獄數百案又公之威德兼濟者也自餘如撥鹽城流均溝涸田膳生徒墾瀕海荒田利竈戸除青浦漕糧之積弊廣邳城育嬰之仁政凡有利於民者

孜孜爲之如不及以故雖兩經吏議而
聖主心知公賢且
察公無罪仍
命回江蘇候補蓋方駸駸向用而公返邳州任不半年已捐館
矣公律已甚嚴居平無藻飾處鄉黨以和訓子姪以儉尤
好親禮士人勗後進多所成就丁酉己亥庚子三充同考
官所得盡知名士江南人服公之識有遺集數十卷藏篋
笥其孤綬基將謀梓以傳公卒於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七
日酉時距生於雍正二年甲辰六月初九日亥時得年七
十有二曾祖父父皆以公故

贈文林郎
誥封奉直大夫曾祖母申氏祖母申氏母李氏皆
贈孺人
誥封宜人配李氏例以公得
封贈先公卒繼配任氏側室蕭氏段氏高氏龔氏子二長即綬
基段氏出次紓基龔氏出女七孫女一皆例得附書銘曰
循循乎其德歷仕而懋厥績已乎公乎而南中至今頌不
息也符山之陽公其宅曰惟不朽視此石

故文林郎江西瑞金知縣泰先生墓誌銘

臨海後街泰氏巨族也明季有大魁天下仕至大宗伯者

其他由科第官侍御官方伯下至爲州縣爲學博者蓋不可勝計今江西瑞金知縣已故秦先生以文章顯聞於世亦後街派也曾祖謙明舉人蘭溪教諭歷知南昌縣祖颺父琎琎字璧仲

本朝康熙歲貢選雲和訓導學者稱赤山先生娶某氏生三子先卒側室周氏生先生諱錫淳字卽瞿號沐雲先生生時有貴徵迥歲患瘀疾幾不救醫用艾灼喉間始甦年十五從之雲和任訓導卒於官偕二兄扶櫬歸失足墮蒼溪水中流數里不死蓋神相之也訓導故寠瘠無長物先生又庶出子受產益薄磽田三畝矮屋數椽而已顧銳意讀

書不以貧介介嘗戲拍其腹語同社某某曰吾家貧在此中頗不貧也年十八遊邑庠未幾受知督學帥公爲廪膳生慨然思出交當世士遂稟母孺人之杭州肄業萬松嶺一時名輩如錢唐袁子才海鹽朱玉階桐鄉蔡封書田韓湘巖皆重先生才爾交先生然袁朱輩不久捷去而先生試輒落會姊壻侯公夷門調江寧丞乃買舟至白下過謁明孝陵賦七言古二百韻秦淮山水題詠殆徧侯奇才也有所知秦鑑泉者亦名士聞先生名來見詢譜牒知先同出閩中遂約爲兄弟日夕會侯署三人迭唱和或效石鼎鬬雞聯句雖風雨不間也不數年鑑泉登進士

殿試第一人而先生試又輒落先是督學長洲彭司馬欲舉
先生優貢聞先生客金陵不果舉庚午金沙于公繼至正
試外再試古學皆冠場喜曰今日吾門得一淮海矣是秋
先生與成均選辛未
皇上南巡浙江先生挈長子行涑迎
鑾進詩賦同應
行宮試行涑裁年十三耳試時隨
駕王大臣爭物色行涑而行涑方執筆搆思儼然坐不動王大
臣頗銜行涑年少未知禮以故試不入選但
恩賞綵緞荷包而先生亦報罷次年先生携行涑北上歷山東

河南至都寓中表陳見山家見山名彬故侯姓爽門從子也居一年聞仲兄訃先生念母孺人切遣行涑從路太史談歸白侍養而身獨留京癸酉應順天試中副車甲戌春考補鑲黄旗官學教習丙子始魁北闈時同宗如鑑泉修撰𠕋鈞百里二太史俱已𣻉𣻉升侍從典鄉試而先生以高才留滯京邸五六年僅一登賢書又一年始以教習期滿引

見授知縣職歸既歸遭母孺人喪哀過而病病愈服闋入都選

平山縣奉

旨調江西瑞金歲之甲申也瑞金故隸贛州府今改寧都州屬

地隘民頑艱於得鹽價昂倍他處商或不能給輒聚衆鬥罵甚以石抨擊商門又歲稍歉百十爲羣向富人强糴或夜搶掠而瑞林塞者尤羣刁窩聚所官猝不能治先生下車適過其事卽傳邑人反覆戒諭爲設法立廠按日計戶分支食鹽民用無缺而商亦便之偵知瑞林塞渠魁數人捕得重懲之餘黨解散飢民不致藉端生事地方以靖時江右吏治尙擊斷先生以俗積獷悍驟繩之法所傷必多欲以德漸化導同官皆笑先生迂儒先生卒不改自題署壁云豈必盡如人意但求無媿我心上官聞之頗不喜溢事甫九月而先生名掛彈章部議降調矣先生旣謝職貧

不能行瑞金百姓資先生以行餞送有泣下者家居無事
又嘗一至京諸貴人爲先生謀熱河接
駕嘗邀
恩開復先生不樂仕附韓湘巖太守舟竟歸歸而家益困丙戌
配朱孺人卒兩子營葬後即館穀他處先生每獨居破樓
蕭然風雨中見者不知爲故官人也碩先生雖貧老中有
以自得更與里中故交張司馬雨村暨蔣夢九周嘉謨諸
耆老聯霞山吟社一日笑曰余少處窶過讀書求仕辛苦
數十年𢬵中無斗粟紙裹中無一錢依然一窮措大可謂
不失故我哉優游鄉里間於丙午之三月初七日辰時考

終正寢距生於康熙某年正月廿九日酉時享年七十有七先生讀書目以寸計嘗病俗學支離不究本原且株守兎園冊子爲三年一試計自舉子業外一切經史百氏都庋高閣故其爲學精研天人深窺窔奧而旁搜遠紹不主一家更以餘力從事聲偶賦好兩京三都詩則上胎風騷下孕韓李而兼出入於劉白諸家至於內景參同陰陽醫卜諸書無不窮涉其爲詩文如畫家伸紙臥筆惹惹而取風發泉湧目不暇瞬初視若不經意洎乎篇成超詣精絕皆字槌句鍊可千金懸之國門而莫敢易故所在有聲公卿大人倒屣而迎或如秦大司寇蕙田鄭太史虎文延主

其家先生雖數受當路知介介自守從不肯以事干又不以財爲意有所餽贈及所得潤筆資隨手散去以是終貧困書成就後進教學高下視其材門下用科第顯者如宗室親長廣副都御史奚賓官學士子順德大理寺卿赤公子三成員外郎琦公子興德而三成即與先生同鄉榜外有鄉太史子思雍錢塘朱學濂天台陳兆熊陳錫洛同邑王魁陳文烜王殿金其以遴拔仕有定邊令韓修鳳廉州判陳啟元學諭朱麐即不才如標亦於黃邑之江田視承丙丈講書者鑑泉修撰嘗贈句云從遊弟子尊經箇行世文章重選樓經箇先生堂名亦修撰所額也生平所著有

賡颺錄賦四十餘篇江南集五卷臨海縣志稿十二卷衍極圖四卷其衍極圖明太極五行之理多儒先未發者庚子歲嘗進呈

御覽收付四庫館又爲試帖簽林八卷已梓行餘稿藏於家計先生聲名在天下著述傳後世啟迪之功在學者泣肓雖未久而德澤之及百姓者瑞金人至今猶不忘獨所不及人者仕未大通顯家甚貧窶而謂此足爲先生輕重也哉先生事毋孝兄弟間甚友愛長兄錫聆三兄錫順皆早死之嗣力經紀其喪爲置後配朱玉振公女有賢行先生客遊得上奉甘旨下撫兒女至成立者多其力二子長創衎

涑改名雄聲恩貢生次太學生行汾行汾出繼長兄後女一淸修不嫁行涑娶李孝廉艮璧女生子三長瑞與府學生次瑞發次瑞迎俱業儒女孫六長適仙居王坦麟次適洋渡盧氏行汾娶岸生盧洪鈞女子女亦數人此先生家世大畧也始吾台有三傑之目三傑者一齊息園少宗伯一侯縣丞爽門一卽先生也同鄉才行相埒又同出楊公阜里門宗伯由大科躋卿貳名滿海內其歿也杭太史堇浦志其墓而銘之矣縣丞有大才而無貴仕究抑以死得袁大令子才爲表阡身後之名亦足乎揚獨先生死數年隧道之石猶虛甚缺事也而行涑書來乃以屬標曰先妣

葬城南之甜瓜橋有年矣今先君歿亦有年將以月日啟兆而合葬焉顧念先君平生爲人不可使泯沒於後願吾子一言爲泉壤榮標媿不文而門下誼不敢辭乃悚然承命爲文付行涑鑱石藏諸墓銘曰

三台之精化爲文星曰齊與侯又泰先生退之爲雲東野爲龍上下四方起相追從如驂之靳如鼎有足騰茂蜚英鬪於南北或飛傅天或樓而卑是有命在誰雄誰雌人之求仕謂可免貧既仕仍貧乃不失眞嗚呼先生位不副德銘以著之不朽匪石

孝廉孔君一齋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廣栻字伯誠號一齋世曲阜人至聖七十代孫也爲國多賢明德有後於是麟紱再兆篤生聞人會祖諱某襲封衍聖公加太子少師謚恭慤祖諱某

誥授奉直大夫

贈朝議大夫累葉榮階丕光前緒至君父諱繼涵更發身科目由乾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兼理軍需局學術畧見於設施矣志尚恬靜厭任筦庫用是早歲遯車攷竹溪之逸謁戶部五丈夫子君嫡長孫太恭人出也旣有異禀又名父之子幼漸庭訓言動若老成扶牀之年已誦書數十萬言當代宿學休寧戴東原陽湖孫淵如之倫時就戶部一

堂講析疑義君從後聞出片語相質莫不嘆異以爲童烏七歲能與元文聰穎不是過也比長益銳於學自經傳子史至雜家靡不研究戸部喜著述多板行惟蒐集諸家解麟經書厥緒未竟君乃終之刻春秋世族譜春秋地名人名同名錄春秋閏例日食例左國蒙求國語解訂譌又手序隋劉炫春秋規過唐盧仝春秋摘微陳子昂春秋折衷論等書餘如周官聯事及詩文集後十數種皆談遷作史韋平傳經並世其業箕治不墜千秋之學復見君父子宜乎嶺海流布藝林傳誦奉爲詩禮之宗嘆慕聖人之後天假之年乃益來茲不虞君之限以是也聞君垂危猶喃喃

索某書及書進則謂是無字者嗚呼君生平精力耗於此矣君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每試優等二十五歲以詩經魁一鄉聲價已高風飈飢遽謂遂凌玉清翔紫霄而以婦翁吳蓉塘先生兩分校禮闈引嫌罷試鵬翮未鍛驥足屢展抑志者數年人咸惜之君謂命也其後勉一北上仍翛然而歸故不能有見於世獨著作可傳後若其孝友天性舞衣承歡齧指知痛甲辰之春太恭人違和君百方救療日夜祈禱卒感神人賜藥而愈一門之內釃酒論文兄弟之愛怡怡如也可謂有學有行君子矣君生於乾隆二十年乙亥七月某日卒以嘉慶四年己未三月某日享年四

十五先娉翰林編修徐名某女娶吳氏即翰林侍講貴州學政名壽昌號蓉塘女子七人長昭麟四氏學附生次昭赤恩貢生次昭美亦附學生次昭恢昭燕昭熙昭熿昭恢出繼弟廣權後女二未字孫二憲垕昭麟出憲珪昭赤出有子有孫將益大君後死可無憾獨白髮在堂烏養未盡不能不爲君痛耳昭麟奉祖母命將以九月之吉葬君於聖林先兆之側而以余知君丏爲銘余見知戶部嘗延敎君比戶部卒更以君兄弟托凡三至君家前後同几席五載於分爲師生於誼猶父子別君未久遽爾溘逝天實親于豈獨君戹耶君事蹟詳狀中綴其生平學業德行之大

者而系之詞中郎有道之碑無慚色昌黎殿監之志有餘悲矣銘曰

聖人之門代有名德履道居貞循循維則亦旣顯聞乃格於俶雲霄一毛曾未展翅鄭公遇蛇賈生賦鵩爲君爲位東向而哭盛業兩世卓然有傳其所未竟勖哉後賢

程上舍卓亭墓碣

歲之秋仲余道出温嶠程君艮佩要至家食旣出一像色古而澤類有隱德蓋其尊人上舍卓亭遺影也上有武林趙戚寧題贊余讀而識之續睹天台龎鳴皋所爲墓誌銘言上舍事益悉艮佩因更請余表其碣以誌之旣具也書

其大節犖犖者上舍諱堂字用三卓亭其號也篤於天性善伺父母意得其歡讀書服賈以親命收債吳越間歲一出或二三出然念親在牽不過一月而反母素健飯一旦出不意病病而不旬日卒而上舍適在客奔不及頭蹌地氣絕不能出聲繼乃大號曰吾名列太學而爲利故母病不能侍湯藥死不及視襚含吾尚得爲人乎居喪寢苫枕塊惟食糜一日聞烏啼泣謂人曰吾少時聞烏何以稱孝鳥母言烏能反哺今母已亡而言猶在反哺之報未盡是以痛耳由是足不涉五里外事父二十年愈恭謹里稱曾子弟鏡湖上舍與友愛無間食指繁家人或欲分析堅不

許曰吾寡兄弟幸無覺顧欲各立門戶客視手足豈先人意耶其言出天性類如此年四十四卒先數日呼家人曰目間覺時與父母處吾殆將死矣世饒於貲上舍益大起然義取而人不怨又性喜施多承其惠者故死咸痛之祖諱廷龍父諱光祖並修德蓬蓽行配黃氏名族也子二長聖璧郎艮佩亦上舍生次聖剛有文而嗜古女子子三其大倩鄭君與嗣余友也上舍以康熙庚子某月日卒於乾隆癸未某月日與黃孺人合葬於里之西南孟家𡋲爲文刻其碣者同邑進士戚某

濮武梁祠堂畫象跋

余讀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王逸楚詞注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天地山川古聖賢怪物行事又以見祠堂畫所自昉右武梁祠堂畫象十四幅曲阜同年顏運生貽余係吳門陸貫夫紹曾摹自舊搨安邑宋芝山葆淳鋟諸木以傳者按隸續自伏羲至夏桀齊公至秦王管仲至李善及老萊子母秋胡妻長婦兒後母子義漿羊公之類合七十六人其名磨滅無題識者又八十六人今惟伏羲神農祝誦黃帝顓頊帝佶堯舜禹九象桀一象老萊子曾子閔子丁蘭四象盡不全本又按武梁任城人漢桓帝時從

事據其墓碑以元嘉元年立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象爲頁匠衛改刻桓帝廟號成宗隸釋稱威宗者字訛也漢石刻畫流傳絶少此揚大小不一形製詭異對之有一種奇古之氣坌溢紙上並見古人樸拙規畫人物但取形似大畧足爲勸戒非若後世畫院必求工肖目也乙巳七月黑博鶴泉標記於孔氏齋庫

書東國史畧後

右東國史畧六卷蓋乾隆三十八年間兩江總督所進汲古閣抄本曲阜孔君葓谷從周林汲太史假錄藏於壽雲簃者也其書始檀君繼箕子繼燕人衛滿當漢初滿追逐

箕準據王險城年代遼遠祇存大畧至朴氏昔氏金氏之代興新羅百濟高麗之分合其間事蹟具著於編聯若指掌并隋唐兩代親征遣將渡遼攻伐因之亦得以互証焉而編纂尤詳於王氏自梁末帝貞明三年王建破弓裔有國迄明洪武二十五年恭讓王被纂奪上下四百七十餘歲三十二王之事若建官若分道若立政若制科若使中國禦外寇下逮山川謠俗草木魚鳥之屬莫不備紀而論列其是非得失一一斷之於理蓋其國本箕子之教有三代遺風在漢武時爲元菟樂浪等郡唐雖不能卒有曾於其地置都護府厥後世臣中夏或入覲或遣侍子或選俊

秀就學是以人知禮義俗重衣冠賢才輩出就王氏一代言之如徐谿徐熙父子世爲名臣金富軾富轍兄弟道懋文學至若蔡文之忠義鄭沆之清節崔沖之經術幾幾與諸夏名賢比盛所謂由來者久非一朝夕故其著之於史者較他國獨可觀乃余尤深有取於作者後世史作於本朝必盛稱興王功德而於易代之際興王所誅戮之人必痛斥其過惡不以爲煽惑亡主即以爲媒孽大臣其抗拒者則謂之不知天命蓋明知盡忠所事不加以罪則興王誅之爲無名故凡亡國之忠臣在新朝紀之未有能得其實者也今成桂父子親弑恭讓而有之鄭夢周李穡皆王

氏舊臣爲成桂所誅戮作者身仕李氏不惟於二人無貶詞又盛稱其忠孝大節始終一心不變則成桂須臾不忘二人必欲翦除可知而其爲得國之非正抑不待言而著矣至稱成桂爲太祖芳遠爲太宗此臣子之體宜然而亦無妄陳功德及附會天人順應之說得不謂海外遺直哉噫其可貴也已

跋韓文公集後 集韓文

始吾讀孟軻書以爲孔子之徒沒聖人之道不明尊聖人者孟軻氏而止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楊墨交亂正道廢周之衰以至於秦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不入於老則入

於佛入唐高祖太宗材識不遠俗未知修明先王之道羣
儒區區補修各以所見爲守其大經大法分離乖隔皆亡
滅而不救且百年謚文公昌黎韓愈退之慨慨感激將以
救之以道德爲己任觀公之所爲原其所以爲心孜孜矻
矻願進於闕下不敢獨善其身顧藉謂功業可立就然而
公不見信於人材不用於世書亟上而志不得通暫爲御
史即斥之潮太學四年動而得謗其窮也亦甚矣獨其心
追古人而從之守其道而不變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
嘗以爲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惜其無以聖人之說告之者
訖不得施故其說長然賴其言後之學者尙知宗孔氏益

尊信孟氏嗚呼夫子既歿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軻既沒則千百年一人而已耳今驗其文汎濫停蓄渾渾無涯天地事物之變日月星辰之行鬼神之所以幽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要其歸扶樹教道推闡聖明皆約六經之旨沉浸濃郁而奮發乎文章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嗟余舍此其誰歸

## 書倪元璐題元祐黨碑後

明倪元璐題元祐黨碑後謂小人欲汙君子適以福君子而使之傳其論甚快然云碑自靖國五年毀碎此或失考

按史碑立於崇寧元年蔡京請徽宗親書刻石端禮門其毀以後五年星變從劉逵之請方靖國時碑未立也安得預毀徽宗逼在位二十五年大中靖國一年耳無五年所刻奸黨司馬光下大小臣百二十而云二百餘人不應多其一倍由是言之彼所見特僞本耳碑例附鐫石工於時工以爲耻請免著名但稱泰安民泰安地名也碑毀泰字漶滅乃遂以安民爲工姓字不得謂當時不著名矣皆不可以無辨

宋蕲州牧陳廳事實

陳廳字伯順號竹村其先天台人五世祖某靖江節度使

曾祖某通守雷州仕皆在粵通守卒於官葬博白之六陽嶺子孫因家博白至應復遷鬱林焉應生宋理宗淳祐壬子自幼倜儻異常兒諸叔復元起元景元並領鄉解獨應不屑為舉子業度宗咸淳五年應年十八值元師入湖湘廣西提刑鄧公得遇由靖江巡歷鬱林募勤王師應往謁鄧公奇其才授進義校尉德祐改元隨高州安撫李朝吉信二王於海南余林港進閤門看理祗候遷南流縣大尹勾當在縣八月考為嶺南最是歲十月元遣齊萬戶賚詔來鬱林諭降鄧公斥去之會鄧公出集師州守某竊郡符降元以譚道福代州事應與全起鰲梁彌道率義兵二千

人攻道福戰城下全梁二人並死應奔鄧公軍合兵三千
道雲榭五百道乘除夕不備薄州城破走道福復鬱林鄧
公表應功授藤州知州明年景炎元年將之任元兵大至
阿里海牙破靖江州郡皆陷鄧公朝服沉於江死應力不
支亦棄南流遁宋亡奉母避居鬱林之綠霞村隱名削跡
足不及城市至元間都元帥謁仙不花訪知應所在薦於
朝徵授官應固辭疾不起母卒廬於墓側刻木爲像朝夕
跪進膳謁仙不花聞之嘆曰忠孝人也年六十餘卒明時
州守趙天鑑與鄧公並祀於南流應子孫繁衍爲鬱林望
族至今號爲陳衛尉家焉

書海濱奇童子

太平海濱有奇童子曰毛德勝年六歲能屬對叩以書無不知觀者塡門邑令謝亦親往賜果餌余獨未往有來言者皆謂童子貌平平特性異入客至試童子隨手探架上書揭其中指某句某行當面令暗誦即隱僻如梵筴無一字錯若熟記在胸者或拈句令對取青媲白駢四儷六語皆天成老成人無以過又言童子異甚每命對不即對必先張呿爲呵欠狀乃對對又必字字出之不能連五六言爲句音淸朗頗又不類吃者令誦書亦然但客展卷雖隔數十武童子能暗誦或掩之即不能誦似有從後代之覩

而告之者屢試皆如是噫童子亦奇矣余觀史傳早慧如楊晏之徒不時見然皆曾耳受書有父兄之教不過性敏易了了耳無如是之不學而能者也據所言童子狀又甚怪往宋時金谿民方仲永生五年初未識書具一日忽啼求之爲詩四句自是指物作詩立就文理皆可觀若神授者遠近以爲奇比十二三王介甫見之已謂泯然衆人矣余恐童子奇於始而卒乃泯然如介甫所云也不然蕭衣項槖其人豈虚也哉書以驗其後乾隆庚戌七月八日

桐城張祭酒

聚刻齋息闇先生水道提綱敘

古以著述稱者多矣顧其書往往不傳何哉及身或未定

而不遽刻定矣或無力而有待奄忽以沒後嗣不能仰繼先志聽其展轉散亂以至於亡是以名滿當世而其流傳人間者恆不過吉光片羽好古者所為長太息也天台齊息園先生起家鴻博出入

禁近垂三十年積學之富有如淵海天下之人無不知之前後手輯書不下數十種而生平精力所注為愜心之作尤莫如水道提綱一書蓋先生嘗修一統志分輯外藩蒙古屬國諸部考校圖籍條其水道及

予告歸里遂參究古今次第編錄內自盛京鴨綠江口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雲南而西而北又自漠北阿爾太

山背朔山而東至海又自海而南而西而北包朝鮮至遼陽域中萬川綱目畢列其詮列先海者示朝宗之義也始北迄南意猶禹貢之首冀也先生嘗病古今郡縣有更易水道有遷徙記載者或祇据目前或畧求近似傅會穿鑿踳駁不一即如桑經酈注按之各省通志動相牴牾故遍閱載籍參以見聞於源流分合與同疑似之際悉心考訂務衷一是其間山川都邑備志今名附載古蹟令人覽之較若眉列蓋殫精竭思經數十年之勤而後定先生存日嘗欲表進之不果臨歿喃喃叮囑謂予一生功名事業如浮雲然可弗朽者獨此耳勿佚也幸際

天子右文徵書中外特開四書館甲乙校讐於是得進邀
乙覽於先生纂錄之本意誠爲不負然藏之
中秘外人罕見不爲刋刻令四海之內嘆學問之博如先生著作之勤如先生不幸一歿而所爲書概散失耗蠹而不著於後則同類旣不能不痛心而況實濟時用卓然成一代之業如是書者尤不可使湮滅而不傳哉計是書爲卷二十八刻費計數百金獨任則難衆任則易凡舊係先生門下或爲同鄉後進及平日有交誼者於先生之書之傳是皆有責焉庶幾共襄厥事付之剞劂以答服古之勤以慰好善之望流美藝林嘉惠後學在此舉也謹具啟

## 宋左蘂詩集序

夔囘巫峽曾賦行雲詩應昆明不愁墜月相公燕媚鐵心輸與梅花學士風流瑣院燃來蓮炬自來纓簪之族代有騷雅之人我友左蘂系出潛溪居隣鳳嶺少聞了了孔北海之聰明多羨觥觥郭子横之議論見聞該洽胸有陸氏之廚意氣飛揚目短賈生之壘況又才本天授不煩銅鉢頻催性以學優絶與玉巵無當是以湖山勝事悉助吟情風月佳辰並供詩料破九成之甕寸紙皆珍傾長吉之囊片牋是錦矣僕久熟灌耳之名常有把臂之願所憂申杖輕蘧子於人前何意晉賢引然明於堂下杭城數日之敘

既挹蘭芬京國一載之遊尤徵膠合遂都所作俾得有言受而讀之美斯備矣夫詩以體物爲工明心是倘專求綺麗不免太白之譏好事艱深亦屬玉川之僻而君則五言宗蘇李情溢於詞七字祖錢劉機神於法波瀾壯濶仍開府之老成意趣橫生無樂天之率易斯固渡河香象徹底皆清掛角羚羊懸空莫印者也乃復虛懷若渴秉德如愚顧曲則願得周郎作序而務求元晏懸千金之賞冀一字之師嗟乎人非韓愈誰足任夫推敲文過丁儀豈尚煩乎潤色君雖有命僕則何堪敬返典笠請同於完璧之歸畧綴蕪詞當遂致揚搉之誚

王氏醫治序

更生王君徽州人也學綜九流業傳三世元珠啟鑰大僕之精蘊能通金匱發函長沙之法乳不絕昔年煉藥曾暫止乎羅浮今日截車遂共遊夫梁父固已聞壺公之術入市爭求丐許令之符湊手取效矣乃以救世之心別具讀書之眼謂青囊已燼鄴下誰傳靈寶近誣宋初始出運五氣六篋注多訛候九部三師承並失縱橫順逆誰別絡而狀若列眥呼吸往來疇辨息而心如細髮不爲相則當爲醫徒妄語耳能殺生不能活死伊誰尤乎由是精求靈素迭下鉛黃石立土踊辨既晰於華原海滿月空餘旁參夫

元晏三十四氣之分配顯悟厥非百十三方之錯編盡還其舊凡諸錄撰並可施行洵長桑君妙術不私一人而太倉公禁方用施萬世者也尤以診脈博綜醫流上自古皇味草之初下逮方士進丸之末錄近千人書分十卷既各品其等第間亦係以斷詞用貯藥籠是號醫冶譬洪鈞之在手高下莫出範圍將造化以爲鑪今古盡歸陶鑄嗟乎九折不遇二豎多嬰寶鑑空懸玉機誰曉人迎在結喉兩側謬列關前命門當內背中間取配尺右臚中即包絡強分任脉之名相火非少陰焱為天元之冊扁鵲前無扁鵲張守節言可信哉雷公後有雷公徐春甫合之陋矣似此

蘭臺玉版有載皆精漆葉青黏無奇不檢磨唇瀝麦道通區李之先淵餌瀹鹽術鴽劉張而上庶淆如腹瘕頓消隨試有驗比勾驪髮鍼尤妙取應如神豈惟醫壘之干城抑眞狂國之鍼石知公與人恐丹成而去矣願世知者共金鑄以事之

陳若仁緒六十壽序

蓋派傳安定二徐開道學之先身事紫陽諸趙極文章之盛會通有記名賢半屬丹崖英氣是編奇士莫多委羽由來此地盡說禮而敦詩更有遺儒實超倫而絕類如仁緒陳君者都尉後人太邱望族生性則渾然不琢純是天眞

品格尤謫徧可覩無非和氣邃遊理境精心探河洛之奇
旁獵文華積學窮山川之秘叩便便之腹笥三篋非多抽
乙乙之心緒萬言未盡是以門牆容馬後先塡問字之車
室僅如蝸遠近負尋師之笈慕聲名於高密爭赴鄭鄉求
講貫於扶風親投馬帳君則傳經解惑善誘循循汜廢鍼
肓精言鑿鑿一經匠石無牢我之難雕如鼓洪爐俱顏回
之可鑄惟造就因乎其質不棄疋卮且指示各有其方同
遵玉律此門徒日盛里塾不啻湖州師道愈尊鄉人以爲
韓子也尤難者令嗣克承家學懋著賢聲童年食餼就試
補弟子之員早歲通經都講據侍中之席問淵源以有自

原本鯉庭善論說而不竭別開皐座一門父子何減蘇氏之文名兩世門生大食臨庄之美報於是李邕碑板歲有潤筆之資王勃詩文時比良田之獲拓舊官之半畝身計辭安添陳粟之數撫家貲漸裕雖蓬蒿三徑不改仲蔚之隱居而風月一窩饒有堯夫之樂趣矣僕素耳高名夙欽獨行曾杜陵之面識與端復有神交既鄉黨之敬宜先十年以長吏壤地之居相接半舍非遥固已芝宇常親蘭言頻挹情篤於縞紵之贈意方乎膠漆之堅月之初九爲先生降岳之辰春巳維三屬賢子舞萊之日聚門牆之高足人坐和風集堂上之佳賓夜輝列宿綫箋錦軸爭以賦而

以詩鵠鋒椿齡咸善頌而善禱從茲杖朝杖國綿福壽於無疆親見爲長爲卿荷光榮而弗替聊陳蕪句佐玉簫檀板之筵更約異時傾綠醑賁封之酒

重輯丹崖山志敘

竊惟靈奇台岳固會稽東部之雄名重丹崖亦太平北鄉之勝綿延數百里其脈自永嘉而來聚落幾千家在昔輿黃巖爲境爾其崖如虎踞石類豕蹲巖有桂號潭以花名削立雙門近接金雞之衕飛空百尺遙分白鶴之泉扁嶼列其前殆如偃月濆山在其下曾說隍皋况又溪之來者有三澤之滙也爲四緣偈深處半青簾畫舫之停碧樹陰

中時燈火炯光之映斯雖一落而一村不媿仙山與仙水也是以慕嘉陵之秀或寫爲圖闘天姥之奇兼形諸夢地非勾漏而抱朴亦來路出東甌而龜齡屢至續題石鏡斯排蘚而書銘高榜雲窩爭磨崖而鐫字在鄭子仙罷官南岳旣傳有八景之詩而鍾㑹卿讀書西崖遂撰成一方之志夫名人之題咏每借助於江山勝景之流傳亦藉光於翰墨苟非紀載曷著休嘉將使水徒涵月難尋鄭氏之臺草自彌天莫認高家之嶺葉郎中之吟社故址空存鍾司理之書堂芳塵遂杳騰蛟橋上淒涼學士之蹤走馬岡邊蕭索英雄之氣仙去定光之觀古灶成灰僧尋護法之樓

鳴鍾變啞此一編之僅存殆千金以爲寶矣然功存有作事闕未詳且故紙蟲書旣乏善本之可校而遺形豕誤尤多謬字之難通續而成之望於來者某系出越郡世住澤鄉枌榆有係戀之情桑梓動敬恭之念加一邱一壑雅慕謝綖半郭半郊寄思羅隱水流花放時時在輞川圖中霞蔚雲蒸日日行山陰道上豈曰數見不鮮遂爾近遊無賦於是不揣固陋重事編修與集狐以成裘忘續貂之非尾見聞不廣遺漏殊多所望近里名公遠方文士或有卽景之題或有紀遊之作或邑乘未載雜見他編或故老所傳時多軼事或前賢之舊詠錄有名篇或先代之遺文藏之

故籢不鄙謂余幸悉示我庶纂排成集可附於似孫剡錄之遺靈秀有聞益可鼓太初岳遊之興也已

謝浦江戴瀛三惠茶啟

賦成杜育曾美東陽録拔蔡襄盛誇北苑鳳亭奇產入毛譜而稱佳鶴嶺新叢考羽經爲最妙蔚落穆陀之樹一葉凌風團來皂莢之芽五花結雨嫩苗長綠驚絕頂之雷聲薄片飛青濕中峯之雲氣此固極千名萬狀莫可殫言飲一斛二升不嫌過飽者也是以和凝食品味重龍牙王肅饌經嗜同羊肉京來侍妾四學士細啜密雲供自道人入公山實濡甘露雖在蘋洲詩鬼魂魄猶貪可知蓬島神仙

清涼共好某平生病渴幾似相如終日昏眠還同子美頗涎綠腳之垂願作蒼頭之厄猥以夙嗜遂荷見遺夫台山佳荈非無華頂綠英婺郡香寮要擅舉巖碧乳何意良書遠寄竟不煩四角之求重以使者親來初無俟六班之換流泉沸處紛紛看蟹眼之生棐几坐時曲曲聽羊腸之遶急銅瓶之檜甬已注一甌飈石鼎之松風旋傾七椀不嫌苦口囿飲子之情焉藉以潤腸庶解予之渴已敬謝蘭交愧乏李報

募修威神古刹疏 代

蓋聞法傳震旦宏開利益之場地廣由旬都仗檀那之力

是以感空中之塔普意誓心闢地下之鐘殿雁推宅由來喜施不乏蘭陀自昔樂輪甞惟須達切緣太平澤國有感神寺者道居黃邑之衙境掘方城之勝松林石墜則臺記鄭公竹塢烟升而庄連盛判白光瀉雨兩條飛鶴之泉黑氣嘘雲十丈遊龍之形原其建刹肇自有唐佛祖唱緣人天胥喜收山河於十笏雲室初開轉風雨於一輪露盤自具琉璃夜照始知偕大乾坤寶鏡晴開遂覺斬新日月一一青鴛之像現出西方時將白馬之經馱來東土此則惠公一至便成廬阜奇觀寶誌初來郎顯鍾山勝會矣然而劫凡歷十梵宇寧存灾或逢三琳宮非舊時有奇木師者

毗耶離之宿記爲摩詰之再來螺鈿一吹鶖錢爭擲七重欄楯依然瓔珞之垂五色樓臺燦矣珠幢之濛藎信古先生之有力亦由善男子之助成也無何平陂不測興壞靡常續以風伯之侵未有雷音之護修多羅之畫閣已飽紅塵阿蘭若之舊觀旋成黑土鴿王古座幾有撤棼之嫌鹿女眞經又見漂流之患華宮之鐘鼓不復雷鳴法苑之龍衣因而星散衲胸無智刃口媿言泉第以苔蝕蘚封十方亦爲滅色風長雨甚萬衆莫不傷心雖本屬空門不碍老僧在此但並無坐處只恐內瑜何來叩心發愿訴古重修然銀殿未必飛來玉梁豈從空下徒噓蜃市詎便成臺郎

有龍宮何侖製寶漸園獨坐有時像菩薩之愁眉香積廚空突處試比邱之花手因懇檀越專望宏興種柰可以成林擲花自能盈鉢長者之布金滿地何敢多求大商之載寶績船詎妨畧贈惟願慨施羅筏不靳金錢俾歡喜園中再植菩提之樹清凉宅裏仍開簷蔔之花則貧尼補搭之功在 神 固酬其愿而牧女獻糜之意我佛亦鑒其誠矣嗚呼三緣四諦眷屬誰則非親七滿八平功德實爲無量若爲五蘊有諸直須蓦地前行倘從七祖求禪但發菩心自見不辭饒舌共樂修因

度死保生道場疏

蓋聞欲度迷津全憑寶筏與超苦海端藉慈航起滯魄於九泉庶登彼岸奠狂瀾於澤國永利居民六道羅罭三途脫難惟法力之洪深知佛功之廣大茲有太邑麻車橋地方水道咽喉海邦門戶狼山近東河身僅一帶之流鯨浪前通潮信若千雷之發偶篙工不戒輒有覆溺之虞或舟舸爭來動致顛危之患慘似零丁洋畔鬼哭時聞險過惶恐灘頭人行不測風號月黑年年傷精衛之填浪駭波驚夜夜聽鮫人之泣彼死者身墜黑風之國求免伯有爲災在生者魂銷白水之鄉又恐昭王不返痛之極矣傷何如哉爰是弟子某等各矢虔衷廣延僧衆謹詹十一月十五

至十八日恭奉釋迦遺教起建梁皇道場仗三寶之恩光幽途普照憫十方之苦願大力宏施冤沉不滯長沙之怨鬼盡令生天惡祟全消淮水之凶神不教出世真經一部下品共證於蓮臺法號三通危途盡變為樂國至誠有感大法無邊佛發慈悲人生歡喜謹疏